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岁月里的暖光

潘慧彬



犹记当年椿芽香

刘世河



在我生命的长河中，姑姑是那朵最温暖、最明亮的浪花，她的爱如潺潺溪流，润泽了我的心田。

小时候的我，家境不富裕，糖果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的美味。每当看到小伙伴们手里拿着色彩缤纷的糖果，我总是忍不住投去艳羡的目光，那甜甜的味道仿佛在我心里挠痒痒。姑姑知晓了我这个小小的馋念，自那以后，每次我去她家，她总是笑容满面地从柜子里抓出一大把糖果塞到我手里。那些糖果，不仅甜了我的嘴巴，更甜了我的心，让我在那些清苦的岁月里，感受到了别样的甜蜜与温暖。

时光匆匆，我渐渐长大，踏上了工作的旅程。或许是因为生活的不规律，我患上了胃溃疡，常常会被肚子的疼痛折磨得苦不堪言。而每当疼痛发作时，吃点热乎的东西便成了缓解痛苦的良方。后来，因工作的缘故，我常常需要到县城办事。办完事已饥肠辘辘，我的胃又开始隐隐作痛。于是我骑上小电驴，赶往县城附近的姑姑家。每次一见面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姑姑仿佛已经洞察到了我胃部的不适。我刚进门，她就喊姑丈去煮点心。姑丈也总是二话不说，系上围裙，在厨房里忙碌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点心就端到了我的面前。看着那冒着热气的食物，闻着那熟悉的香气，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疼痛似乎也减轻了几分。

然而，在享受着姑姑关爱的同时，我的心里也常常会涌起一丝愧

“院里有棵椿，吃菜不担心。”这是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说的一句口头禅。彼时年幼，不解其意，只是觉得这话合辙押韵，挺好玩，便也时常跟着瞎嚷嚷。直到长大了才渐渐明白，原来这香椿还真就是长在树上的一种蔬菜。

我老家院子里的那棵香椿树，母亲跟它的感情最深，因为那是她嫁给父亲的第二年春天，外公特意从家里搬过来送给母亲的，所以，也算是很特别的一种陪嫁。当时，识文断字的外公对母亲说：“香椿树寓意好，栽上它，你们的小日子就四季如春啦！”这种殷殷期望，令人动容。

每年春分一过，院里的香椿树就开始冒出嫩芽了，而且长得极快，一天一个样，如果赶上一场雨，便会疯长，待芽儿长到手指那么长时，母亲就会催促父亲将它们掰下来。高的地方够不着，父亲就用那根绑了铁钩子的竹竿去勾。母亲常常对我们说，春日尝鲜，一是春韭，另一个便是这椿芽了。春韭再鲜毕竟还是人工种植的，而椿芽却是自然生长的，属于野菜。野菜最讲究时令，尤其是这椿芽，倘若过了谷雨再吃，那鲜味就大打折扣了。俗语说：“雨前椿芽嫩如丝，雨后椿芽生木质。”这“雨”便指的是谷雨。

椿芽的吃法有很多，有凉拌椿芽、椿芽炒鸡蛋、炸椿芽等，其中最经济、最持久的吃法便是将椿芽焯水后腌制起来。倘若存储得当，直到严寒的冬天也可以一饱口福。

疚。我觉得自己总是给姑姑添麻烦，这么多年来，她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。可姑姑却总是笑着说：“傻孩子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姑奶奶你是应该的。”

直到有一天，爸爸和我讲起了他和姑姑的故事，我才真正明白了姑姑对我们这个家的意义。原来，在爸爸很小的时候，爷爷去了外地。起初，爷爷还能寄些生活费回来，可后来不知为何，便断了音信。而奶奶又早早地离开了人世，那时的姑姑年纪也不大，却不得不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。尤其是体弱的爸爸，更是让姑姑操碎了心。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，吃饭都成问题，姑姑常常要想尽办法赚钱贴补家用，可姑姑从未有过一丝怨言。为了能更好地照顾爸爸，姑姑早早地嫁了人。幸运的是，姑丈一家都是非常善良的人，他们不仅接纳了爸爸，还把爸爸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爸爸常常感慨地对我说，如果没有姑姑和姑丈，就没有他的今天。听着爸爸的讲述，我的心中对姑姑肃然起敬。原来，姑姑不仅对我这个晚辈百般疼爱，对爸爸更有着一种长姐如母的担当。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，扛起了家庭的重担，用自己的爱和坚韧，呵护着爸爸长大成人。

如今，姑姑虽然离开我们了，但在我心里，姑姑永远是那个最温暖、最可亲的人。她的爱，如同陈酿的美酒，日愈醇厚，我会永远铭记姑姑的恩情。我也会将这份爱传递下去，让它在我们的家族中生生不息。

吃的时候，只需用刀切一切，虽然有点咸，但香味依旧。此时，我也终于明白了母亲所说的“吃菜不担心”的真正含义。

所有吃法中，椿芽炒鸡蛋是我的最爱。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两种食材的结合堪称天下绝配。彼时，乡下人的日子尽管窘迫，但每家每户都会养上几只鸡、鸭、鹅。那些鸡下的蛋都很小，可蛋黄却很大，而且颜色偏红，颇有韧劲。人们将蛋液与刚从树上掰下来的椿芽混合在一起，待油温升高后，将它们倒入锅中，接着用小火慢煎，约莫7分钟后，便可出锅了。出锅后，一股浓浓的鲜香立马弥漫开来，先钻入鼻孔，而后又沁人心脾，让人感觉全身的毛孔都畅快淋漓。

记得那时候，那些鸡下的蛋，平时母亲根本舍不得吃，她把它们积攒起来，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，以换取一些钱补贴家用。唯独椿芽最鲜的那几日，母亲却显得格外大方，自家的鸡蛋不但一个不卖，有时候不够，还会到邻居家去借一些来犒劳我们。

母亲总是说：“椿芽是很神奇的，一年中就有这么几天最鲜，所以，我们要赶快吃。”又值春天，又到了享受美味的椿芽的好时节。已离开老家多年的我又不禁想起了老家院子里的那棵香椿树。不知多年无人照料，它是否还枝繁叶茂？我更想母亲，还有母亲亲手做的那盘永远也无法复制的椿芽炒鸡蛋。



轻装前行

侯全生

那天早上，我从外面散步回来，见老伴在卧室内整理旧物。我倚门笑问：“今天怎么想起把你的这些宝贝翻出来，打算扔掉吗？”

其实我早有意清理家中的陈年旧物。然而，每次老伴都振振有词：“扔了多可惜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。”话虽这么说，但那些旧物压根就没有用武之地。此刻见她当真铺开阵仗整理，倒令我颇感意外。

老伴头也不抬，手也没闲着，无奈地说：“东西太多，塞得到处都是。这些衣服真如鸡肋，看着有感情、有回忆，舍不得扔，可想要找到一件合身的、满意的，却又难上加难。”最终打包的淘汰衣物，不过寥寥数件。在记忆的千丝万缕中，她仍在留世间反复权衡。

生于物质匮乏年代的老伴，骨子里刻着节俭基因。任何东西到了她手中都成了宝贝。可要是全都不扔，随着年岁渐长，我们都要被这些“垃圾”给淹没了。

看到老伴依旧在那里左翻右翻，我忍不住给她提意见：“凡是三年内没有上过身的衣服，统统扔了，这件舍不得，那件舍不得，永远别想腾出空间来。”最后，我们挑选了几大包没有保留价值的旧衣服，投进了小区的旧衣物收集箱。丢掉的一刹那，说实话，我的内心一下子轻松了不少。

这让我想起“鹰类重生”的传说：唯有忍痛啄去老喙，方能焕发新生。人生暮年亦如是，想要活得轻松，想要在最后一段旅途中轻装前行，就要学会断舍离，舍掉那些没用的旧物，与其让它们继续占用我们的空间，影响我们的情绪，倒不如坦然将它们扔掉。我们只有学会从容割舍，才能在岁月长河里，以更通透的姿态轻装前行。